

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

歷史文獻

第二輯

必讀之籍自來學
不足今乃以全
裁龍影已久編訪市肆
世和魚士林堂淺鮮
一代舊用敢冒昧

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

歷史文獻

第二輯

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

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储文瑞

封面设计：石亦义

历史文献

第二辑

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(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:20003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常熟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72 000

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 500

ISBN 7-5439-1396-8/Z·903

定价:30.00元

編纂委員會

顧問	王元化				
主任	王鶴鳴	馬遠良			
副主任	王世偉				
委員	王鶴鳴	馬遠良	王世偉	王煦華	
	陳秉仁	祝均宙			
編輯部主任	王世偉				
成員	王煦華	黃志偉	許全勝	周松青	
	梁穎				

目 錄

孫黃遺札密詮·····	章士釗 撰 宗 實 整理(1)
緩齋藏書題記 ·····	顧頡剛 著 王煦華 整理(23)
顧廷龍致葉景葵論書尺牘·····	王世偉 許全勝 整理(45)
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選輯·史部·····	····· 郭立暄 侯怡敏 陳先行 整理(65)
許廣經籍題跋·別集·····	胡玉緡 著 吳 格 整理(98)
書畫涉筆·····	[清]陳 撰 著 陳建華 整理(138)
敬孚賸稿·····	[清]蕭 穆 著 朱榮琴 整理(167)
胡樸安友朋手札——中國學會創立始末 ·····	梁 穎 整理(187)
概述中國家譜的幾個特點·····	武新立(200)
《中國古籍稿抄校本圖錄》前言·····	陳先行(231)
中國最大的私纂類書——《三才廣志》攷述·····	陳秉仁(247)
康熙本《廣志繹》校讀記·····	周振鶴(258)
銅活字套印本《御製數理精蘊》附：活字套印本書錄·····	····· 范景中(263)

中英商約會談紀要(續)	周松青 整理(278)
盛宣懷、嚴潔往來信札	房 琴 整理(285)
盛氏財產管理機構至善堂檔案	高洪興 整理(292)
盛星懷致盛康手札	鄭村聲 整理(305)
茅盾友朋手札	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 整理(308)
後記	王世偉(327)

孫黃遺札密詮

□ 章士釗 撰 宗 實 整理

辛亥革命與後來之解放軍異。蓋革命從湯武以至今茲，未聞有己不立軍而能僥倖成事者也。如解放軍者，先期始於井崗山，旋移營瑞金，規模漸大，既節次抵抗蔣軍五次“圍剿”，復由最高領袖率領十萬以上之大軍，經二萬五千里之長途，然後建基延安，對中外兩大敵頑強作戰，戰無不勝。經若干年，始瓜熟蒂落而抵於成。嘻！何其艱也。顧辛亥革命，究何足與於是？夫武昌之起義也，無過少數革命黨人利用新軍激於義憤而爲之。義軍一舉，立發見己無首領足資控揣，於焉蒼黃四顧，強迫一毫無革命歷史之黎元洪勉充義軍首腦，與敵周旋。時則孫中山先生在海外未歸，黃克強先生雖投袂而來，然一戰而失漢陽，不得已退而之甯，別圖建樹。卒乃促使附庸革命之清軍協統與盜竊革命績業之袁世凱，狗偷狼戾，密密合作，一二年間，盡驅革命黨人於斷潢絕港，一舉而芟夷之。此何足與積年奮鬥輝煌成就之解放軍相提并論？

辛亥革命，亦迥與太平天國之洪楊軍不同。吾閱龍翰臣啓瑞致梅伯言曾亮書，有如下記載：

金田會匪，萌芽於道光十四五年，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。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為樂，繼之者猶不肯辦盜，又繼之者

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也。當其時，馮雲山、韋振、胡以洗等蓋無人不為本地紳民指控，拘於囹圄者數月，府縣以為無是事也，而故縱之。逮其起事，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，紳民知必為巨患，集鄉兵千餘，自備口糧器械，欲往剿捕。且公揭於道府，但請委員督視，使知非私鬥而殺人，得免於抵償。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，而民之畏法如此。道府顧置之不問，紳民再三催促，姑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，而夫馬又不時給，委員因逡巡不去。賊聚黨瞬至巨萬，團練弱，且嘆官兵之莫為助，遂群撒手，而賊勢滔天矣。

翰臣廣西翰林，能為桐城派古文，此書乃致同派名宿梅伯言。其叙述金田起事前景，最為扼要簡明，所謂遊山賦詩飲酒之巡撫某公，指福建梁茝林章鉅。此人為近時奸僞梁鴻志之高祖。查章鉅從道光十六年四月授廣西巡撫，直至二十一年閏三月始免。繼之者為周之琦，連任五年，以不辦賊聞。此後則自廿六年以至金田起義，撫桂者為鄭夢白祖琛，即所謂窺時相意旨者也。綜數公所為，殆無一而非金田英雄之功臣，吾曩鼓吹革命，其破題一文曰：“論今日當道者皆革命黨”，文見一九〇三年上海《蘇報》。即是此旨。

吾又見忠王李秀成所草口供云：

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，廣西賊盜四起，擾亂城鎮，各居戶都有團練，團練與拜上帝之人，兩有分別。拜上帝人與拜上帝人一夥，團練與團練一夥，各自爭氣，各自逞強，因而逼起。起事之時，團練與拜上帝之人同村，亦有一村逼一村，故而聚集，道光三十年六月，金田、花洲、六川、博白、白沙石，同日起義。

忠王之自述，與龍翰臣書中所叙，大致相通。一言蔽之，金田起義時，拜上帝人基礎堅固，能自立營寨。由永安州移營東下，隨地裹脅，眾累數十萬。以無城不克之勢，一舉而取金陵帝王之家，豎立天京，開國十二載，凡此為辛亥一役所不能企及。何以故？以天國有自建之軍，而辛亥革命黨人，張空拳、冒白刃，因人成事，而

已一無所有。故由是言之，前辛亥咸豐元年之與後辛亥宣統三年自力懸殊，亦即無從比覈。強比覈焉，惟見天朝享國一紀，而初期中華民國紀元，一歲且不足耳。

今之論士，語涉辛亥革命，往往過於誇張，估計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許。獨章太炎講革命最早，而剋責革命黨最嚴，南京政府渙汗大號以前，彼曾倡言共和朝成，革命黨夕散。癸丑之役，太炎心不謂然，當義師失律，同人紛紛亡命，彼顧躬赴北京，面袁世凱計事。卒乃一語不合，疵釁立成，岸獄三年，幾於喪命。什匿克心理之反響如是，誠亦太炎所不及料。至黨人中，後蹈奸僞，而當時最號激進如汪兆銘者，頭腦較為清醒，彼能認為辛亥之成，出於南北形勢之偶然，非革命黨本身力能所致。於是總統一職中山先生堅持不讓時，兆銘公言：袁固多詐，孫亦無耻。李小垣謂曾見汪札確如此說。其他如黃克強先生，辛亥前十年間，親歷戎行，備知艱苦。宋教仁被暗殺後，黨人張脉憤興，立主討伐。中山登壇大喚，而克強謙讓未遑。其故則黨人利用留守餘隙，僅得成立南京第八師少許親身部隊，就中又趙恒惕抽撥一部分赴湘，林虎馳防湖口亦如之，癸丑夏間之所剩者，該師人數不過三千。此外中山痛粵軍之反形畢露，克強憤湘軍之痿靡不振，領袖之調度本省軍力僭謬乃爾，其他更何足論。夫革命功成，而革命隊伍之零落渙散至如此極，中山先生不得委為不知。顧乃主戰之高調入雲，對克強之明譴暗諷，逼拶日增無已。時余篤信世凱之必然稱帝，主張天命未改，雖敗亦戰，誠不免微軒孫而輕黃。而由今思之，克強周察内外形勢，勝算絕少，口訥心憤，血泪和流，慷慨誓師之頃，余故在旁目覩。雖曰事過五十年矣，余篤老追念此景，焉禁靈焉心傷，而洞澈老友之心無他也。吾固言之，八師所餘兵額，止於三千，不意中山先生委派朱卓文，攜帶番銀兩萬，買收營連長若而人，令其屠殺師旅長自代而起義，議定待發，而微聞於旅長王孝縝及黃愷元。王、黃急奔上海，

請命於克強曰：吾師以內訌毀，不如以全部討袁亡，請公赴寧興師，死生以之。惟孫先生至，內訌立顯，師不待遇敵而先自賊以盡，祈公緩之。明日，南京討袁軍起，以克強總司令、余秘書長聞。此事小垣能言其詳，孫先生札中亦不諱。癸丑一役之討袁形態約略如是。吾嘗澄心思之，孫黃親交，無人疑之，而對一事所持意見參差出入之度如此其大，此無他，孫先生不了解革命黨本身之無軍可供指揮，即有軍，而內部分崩之小小隊伍，亦不足當四面壓境之強敵。而謾以指揮權不一，招致失敗，率意苛責，殊乖史實。且也，己身當時所定指揮方式，并不是令出惟行，而止於賄買殺人，自亂步武。倘孫先生之所謂指揮而如量施行也，則太平天國北王東王自相殘殺之往事，定然重演一徧。孫先生不啻手執北王韋昌輝之鋼刀向內斫殺，諸異己立盡，而已亦不轉瞬而灰飛煙滅。由是克強先生之覆書中“弟願以身代先生赴南京，實重愛先生，願留先生以任大事，此當時之實在情形”云云，其為披肝瀝膽曲全大局之言，毫無可疑，此又於忠王自述之文件得一例證。蓋忠王連蹙向榮，致榮自縊身死，旋又攻打張國梁，逼困丹陽，“東王被殺，正是此時之事。此是天意，若向帥未敗，仍紮孝陵衛，那時乘亂，京城亦不能保矣。”以彼證此，形勢犁然可觀。東王見殺於敵焰消歇之時，而八師內訌，乃恰在強敵壓陣之際。於是天京得以僥倖苟免立亡，而南京討袁，必且不出國門一步，而互殘先覆，孫先生躬與斯役，亦可能喪於何人亂刀之下而赴救無從。其所以然，則革命黨事前原未立軍，事後倉猝爭立少許，復以首領意見之不一致，而形成分裂，此一革命慘例，越五十年而溯洄以思，猶不寒而栗云。

以上就革命黨本身無軍言之，從而推論對方兵力又迥與天國異趣。蓋金田起義以後，洪楊所遇者，皆滿洲之腐朽綠營。當時實況，是洪楊領軍先行，勢如破竹，而綠營止於尾追側瞰而已。更三四年，曾羅以團練起家於湘中，天下之畸零團兵，如袁甲三、如趙景

賢、如吳長慶、如其他其他，向太平軍合圍而協剿，洪楊軍力就萎，以即於亡。今辛亥革命則大不然，一開始，即與北洋訓練有素之鎮兵爲敵。夫鎮兵者，滿洲之新建陸軍也，建制與綠營等。綠營百年不見兵革，糧匱額闕，老弱雜湊以應卯，實質去烏合一間。鎮兵則經新式組訓，偏裨大抵受學三五年之畢業生，兩者相形，何啻天淵。近人瞿宣穎刊行《補書堂文錄》，就中“記張韓齋督部語”一首饒有史值，茲錄其最後一段如下：

辛丑以後新政，莫謬於建新軍三十六鎮。余在桂撫任，與岑公深切計議，以爲茲事關係甚巨，不得不曲陳利害，冀回宸聽。大意謂：整軍經武，固屬要圖，然練兵原所以對外，對外則非三十六鎮所能任，必尚有步步推廣之計。首須普及教育，整飭吏治，以爲徵兵之備；次須培養人才，從事建設，以儲軍實之需。中國尚未至對外即須用兵之時，縱曰兵不可一日不備，則今所當備尤有急於此三十六鎮者，若僅注意於兵，斯危道也。時善化、閩縣二公在樞府，與西林實有同音之雅，而慶王與袁世凱結合，勢在必行，卒比謀擠而去之。三十六鎮成，匪惟釀成武人專恣之局，即袁亦身受其困，耗斃元氣，敗壞國政，莫甚於此。辛亥之夏，默察時局，知己萬難挽救。是時他省皆以新軍起事，余在粵，差得新軍心，任之不疑。方謂粗堪支持，不意倒戟者乃余所欲舉劾而未果之水師所部也。

韓齋者，張鳴岐之別號也。文中所謂善化、閩縣二公，善化指瞿鴻禨，即作者之父，閩縣指林紹年。當時政潮，是岑瞿與慶袁各樹一幟，互爭朝權，卒之岑瞿去而慶袁興，不數年而辛亥變起。機括所在，則三十六鎮之成立與否，爲當時顯目之一，迨新軍基礎穩固，世凱退如未退，一朝起復，而清社屋矣。由是言之，亡清室者名爲革命黨而實則袁世凱，名爲袁世凱，而實則三十六鎮，名爲三十六鎮，而實則袁世凱直接控制之北洋六鎮。六鎮者，從一至六之各鎮也。當時第一鎮爲旗兵營改編，鎮統鐵良；第二鎮鎮統馬龍

□□□張懷芝，協統王占元；第三鎮鎮統段祺瑞；第四鎮鎮統吳鳳□，協統陳光遠；第五鎮鎮統吳長純；第六鎮鎮統亦段祺瑞兼，段赴江北提督任，以吳祿貞代，協統李純。茲六鎮者，以第三鎮為基本鎮，而段且兼跨第六鎮。於是祺瑞漢陽倒戈，一電主張共和，所列名之四十七人除鐵良外，皆屬六鎮將領，所有六鎮士兵，除旗兵外，不啻袁氏一家之子弟兵。倘清末軍隊不建制，使世凱掌握優先裝備之六鎮，指揮若定，則世凱即從洹上東山再起，手無推陷革命之工具，進一步釀成養敵自重之威脅，而清室可不亡。鳴岐所持，實忠於清室之至言讜論。宣穎為之措詞，極委婉曲折之能事，而一針見血，症結不過如此，末謂水師倒戟，亦新軍附庸之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云。按：此處作者修改得很難辨認，有數字祇能打□。

如上云云，乃就清室一面看三十六鎮，所得結論如是。若就革命黨一面觀之，皮相之士固不妨曰：武昌之所由起，實批卻導竅於運用新軍之有成。如實言之，革命黨所得運用之新軍云者，固不過一小小部分，而新軍擁有三十六鎮之多，其中又別有太阿倒持之人，陽循革命黨之毛，而陰扼其喉，由是革命黨與北洋鎮兵共圖大業，何難指日而知其死所乎？異哉革命老宿吾友周震鱗之言也！

震鱗恒問：

諸君知辛亥革命淵源何自乎？從來滿人陰伎漢族，不肯假以兵權，洪楊起，而兵權猶掌握在賽尚阿、烏蘭泰一輩人之手，漸漸撐持不住，不得不假手於漢人。曾、左、胡、羅起家團練，團練擴而為軍，號曰湘軍或楚軍。曾、左、胡、羅因不為革命黨，而革命之萌芽實基於是。湘軍之萎，淮軍繼之；淮軍之萎，北洋軍繼之；北洋軍成，而革命之時機成熟，武昌一呼，天下響應，而革命之功成矣。今人祇一味罵曾國藩，而不知國藩實大有造於革命，吾言似悞，而含有至理，最宜潛玩。一言蔽之，漢人不掌兵權，革命無從萌蘖，而漢人掌兵權，實始於曾國藩。吾人因謂革命大義源遠流長，而最近百

年，則自曾國藩發其端，良非過言。

嘻！周公之言殆近似而得不及半。吾嘗論袁世凱所運籌於辛亥一役者，直爲假途滅虢之計。蓋龜山一炮，武昌之革命黨如鳥獸之散亡，是不啻虢已滅矣。段祺瑞率將領四十七人，迴戈一指，而清室齋粉。夫清室者虞也，所不同者，則今日之虢，辛亥先亡於武昌，癸丑再亡於南京，春秋時一次爲之，而吾之革命薄業，更番乃了耳。孫先生直不解此，而誤認己之指揮革命，其權無對。時論謂孫先生理想家，黃先生實行家，孫先生不服其言，殊不知孫先生數歷海外，不親戎事，謂其不了解內地師行曲折，人心向背，其中不含絲毫誹謗之意。試問孫先生生前所能指揮者何人？手下曾有幾何人可得號之爲兵？或謂孫先生一生吃碰，吃碰者皖諺也，李鴻章好用此二字，唐人謂之吃虛。而身後始行大運。此言似謬，而乃近實。吾人正須看清辛亥袁、革兩方實際情況，而後能對孫黃兩公親筆書札下一稿斷。

癸丑以後，孫黃兩先生密密以書札交換意見，不可一二數，而中有數札，爲克強冢嗣一歐所藏，從不輕易示人。最近以知之者多，一歐難於終秘，遂以札委交於我正式披露。以所涵情節，不易爲外人理解，因就吾所知加以說明。吾於孫黃兩先生等量推崇，不敢妄有揚抑，世之君子以覽觀焉。

孫致黃札云：

克兄鑒：來示悉，所言英士以兄不入會致攻擊，此是大錯特錯。蓋兄之不入會，弟甚滿足。以宋案發生之後，彼此主張已極端衝突，第二次失敗後，兄仍不能見及弟所主張是合，兄所主張是錯。何以言之？若兄當日能聽弟言，宋案發表之日立即動兵，則海軍也、上海製造局也、上海也、九江也，猶未落袁氏之手。況此時動兵，大借款必無成功，則袁氏斷不能收買議員，收買軍隊，收買報館以推翻輿論。此時之機，吾黨有百勝之道，而兄見不及此。及借款

已成，大事已去，四都督已革，弟始運動第八師營長，欲冒險一發，以求一死所，又為兄所阻不成。此等情節，則弟所不滿於兄之處也。及今圖第三次，弟欲負完全責任，願附從者，必當純然聽弟之號令。今兄主張仍與弟不同，則不入會者宜也，此弟之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。弟有所求於兄者，則望兄讓我幹此第三次之事，限以二年為期，過此猶不成，兄可繼續出而任事，弟當讓兄獨辦；如弟倖而成功，則請兄出而任政治之事，此時弟決意一到戰場，以遂生平之志，以試生平之學。今在籌備之中，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，則望禁止兄之親信部下，對於外人，自後切勿再言中國軍界俱是聽黃先生之令，無人聽孫文之令者。孫文所率者，不過一班之無知少年學生，及無飯食之亡命耳。此等流言，由兄部下言之，確確有據。此時雖無大礙，而他日事成，則不免生出反動之力，兄如能俯聽弟言，竭力禁止，必可止也，則有賜於弟實多矣。至於英士所不滿意於兄之事，多屬金錢問題。據彼所稱，上海商人嘗言：兄置產若干，存款若干。英士向來皆為兄解辯云斷無此事，至數日前，報紙載兄在東京建造房屋，英士、天仇皆向日友解辯。天仇且欲寫信令報館更正，有日人阻之，謂不可妄辯。天仇始發信問官崎，意以為必得否認之回音乃與該報辯論，不料官崎回信認以為有，二人遂大失望。並從而生出反動心理，以為此事而真，則從前人言種種亦真矣；倘俱真的，則克強豈不是一無良心之人乎云。英士之此種心理，就是數日間所生者也，如兄能以理由解釋之，彼必可明白也。此上則兄與英士互相誤會之實情也，乃忽牽入入會之事，則甚無謂。且金錢之事，則弟向不在意，有無弟亦不欲過問，且弟以為金錢之於吾輩，不成一道德良心上之問題，不過世人眼淺，每每以此為注意耳。今兄與英士之衝突在此點，請二人見面詳為解釋便可，弟可不必在場也。弟所望黨人者，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，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，因第二次之失敗，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。所

以今後弟欲為真黨魁，不欲為假黨魁，庶幾事權統一，中國尚有救藥也。此覆。

孫文五月廿九日

此五月廿九日者，當是民國三年甲寅，吾輩都亡命在東京時也。時先生正組織中華革命黨，以打手印為信誓，黃先生以為幫會習氣過重，不肯同意，故孫先生首論此事。至孫謂上海速發，吾黨有百勝之道，其言誇張，不足信據。克強覆函中曾言：第八師兩旅長遲遲不前，以上海難得、致受首尾攻擊之故。黃函見下。夫上海為東南重鎮，袁世凱豈有不切實佈置者，八師畏之，自有其可畏之理由。顧孫先生謂上海也、製造局也、海軍也，宋案發生時，一切舉屬於我，此純屬羌無故實之幻想。誠如所言，時國民黨掌握運用上海之實權乃陳英士而非黃克強，孫先生見有機可乘，固可不待克強贊同，而令英士獨發其事。然先生并不如是為之，此可見上海原是袁力重點，民黨無能措置如意，先生謾以此苛責克強，殊不近情。且孫先生所用手段，至可以買收八師下級，戕殺克強親信旅長，則上海何事不可為者？今上海已不能發難，而謬委其責於克強，此豈與爾時實況相符？孫先生謂早發難則大借款必不成，此亦不然。其時以英國為首之帝國主義定計助袁，銷滅民黨，攘為己利，豈區區輿論足以動之？又所謂輿論，為共和黨所壟斷，人人唯恐大借款不成，不得明分其利。孫先生遽欲假借輿論阻抑借款，其虛幻比之鏡花水月殆又過之。夫克強忠厚長者也，凡孫先生空言責備處，不一置辯，亦知孫先生富於理想，執意爾爾，亦無法以事勢折之。至孫先生要克強以指揮權相讓，讓以兩年為期，此直是小說家言，與時勢全不相中。試想從癸丑以至丙辰，時過兩年有餘，孫先生所能指揮者何人？護國一役元凶自斃，國民黨無論孫派或黃派，幾於全部軍人屏除在外，此孫黃兩先生回顧往事，都應為歎慨，將何暇周旋膠漆於彼此之間哉？此通觀孫先生後各函，以知先生晚有

覺悟，嘗兢兢太息於前函之失言，而認黃先生與己“有十餘年最深關係之歷史，未嘗有一日相迕之感情”，而自悔曩日之孟浪也。此觀者一覽而得，無取備論。

黃覆孫云：

接讀覆示，因來客衆多，未即裁答，殊為歉念。今請露肝膽、披心腹為先生最後一言之。宋案發生以來，弟即主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先生由日歸來，極為反對。即以用兵論，憶最初弟與先生曾分電湘粵兩都督，要求其同意。當得覆電，皆反覆陳其不可，今當事者俱在，可覆詢及之也。後以激於感情，贛省先發，南京第八師為先生運動管長數人，勢將破壞。先生欲赴南京之夕，來弟處相談，弟即止先生不行。其實第八師兩旅長非絕對不肯發動，不過以上海難得，致受首尾攻擊之故，稍遲疑耳。且先生輕身陷陣，若八師先自相戰鬥，勝負尚不可知，不如保全全城之得計。故弟願以身代先生赴南京，實重愛先生，欲留先生以任大事，此當時之實在情形也。南京事敗，弟負責任，萬惡所歸亦所甘受，先生之責，固所宜然。但弟自抵日以來，外察國勢，內顧黨情，鑒失敗之主因，思方來之艱鉅，以為此次乃正義為金錢權力一時所摧毀，非真正之失敗。試翻中外之歷史，推天演之公例，未有正義不伸者，是最後之勝利，終歸之吾黨。今吾黨既握有此勝算，若從根本上做去，本吾黨素來所抱之主義發揮而光大之，不為小暴動以求急功，不作不近情之言以駭流俗，披心剖腹，將前之所是者是之、非者非之，盡披露於國民之前，庶吾黨之信用漸次可以恢復。又宜寬宏其量，受攘納流，使異黨之有愛國心者有所歸。夫然後合吾黨堅毅不拔之士、學識優秀之才，歷百變而不渝者，組織幹部，計劃久遠，分道進行，事有不統一者，未之有也。若徒以人為治，慕袁氏之所為，竊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後，況更以權利相號召者乎？數月來，弟之不能贊成先生者以此。今先生於弟之不入會，以滿足許我，雖對於前途為不

幸，而於弟個人為幸已多，當不勝感激者也。惟先生欲弟讓先生為第三次之革命，以二年為期，如過期不成，即讓弟獨辦等語，弟竊思以後革命，原求政治之改良，此乃個人之天職，非如一公司之權利可相讓渡可能包辦者比，以後請先生勿以此相要。弟如有機會，當盡我責任為之，可斷言與先生之進行決無妨礙。至云弟之親信部下對於外人云云，弟自聞先生組織會時，即希望先生日加改良，不願先生反對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義，弟并未私有所標幟，以與先生異，故絕對無部下名詞之可言。若以南京同事者為言，皆屬昔之同志，不得謂之部下，今之往來弟處者，多半先生會內之人。言詞之有無，弟不得而知，當可為先生轉達之。又英士君之攻擊於弟，弟原不介意，惟實由入會問題，則弟不肯受。今先生既明其非是，弟亦不問，聽其所為而已。國事日非，革命希望日見打消，而猶自相戰戕若是，故日來悲憤不勝。先生今力任大事，竊附於朋友之義，有所諍諫，終望採納，不勝幸甚之至。

克強此函，忠誠懇切，不鬥意氣，於陳英士之故意謗毀付之不問，以謂將來事實足資表明，無取一時口舌為也。此其氣量之大，為朋友中所僅見。竊憶光緒乙巳，克強與吾同時認識孫先生於東京，而此一認識出於先生之見訪，并非吾輩之介謁。時吾二人同寓於牛込區若宮崎町廿七番地，先生時來時去，談言朗朗，如在目前。距此以前，吾儕已於東南一帶部署革命，略有基礎。見先生後，理論無所秉承，事業仍獨任勞怨，其中並無師生關係如康梁，或首從關係如幫口。綜計克強一生之革命成就，皆單刀匹馬，躬犯萬難而自為之。蓋時逢清末，人心所趨，天下無孫先生，中國亦談革命；猶之前數年，中國無康有為，中國亦必維新，事有必至，理無不同。如實言之，孫黃兩人，不過一萍水相逢偶然湊合之革命同志而已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絕無何種棼不可理之連誼錯綜往復於其間也。由是孫先生得友如黃克強，處處證明黃之有裨於孫，而孫未必大有攸